

中国名人全传

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MOST FAMOUS PERSONS

帝王将相系列

THE KINGS AND MINISTERS

传



YONGZHENG'S BIOGRAPHY

雍正全传

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
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

长春出版社

总 序

人创造了历史。确切地说，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然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仍能流传千古、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千年不断的历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英勇神武，开一朝盛世，创治世峰巅；有的崛起于烽烟四起之时，以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结束长期战乱纷争，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有的以其智谋权术，纵横捭阖，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有的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挽江山于既倾。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坚忍不拔之毅力，倾一生精力，披肝沥血，创一代风气，成一代宗师。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

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千百年来，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

中国名人，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朝代的兴废，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时代的变迁，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中国名人全传》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以生动的语言、独特的视角、精妙的叙述，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不朽的英名，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英雄创造了历史。

编者

2002年7月

序

中国封建王朝备受后人称赞的有三个时期：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康熙、乾隆共在位一百二十年，雍正居于其中，在位十三年，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因此有人把“康乾盛世”亦称为“康雍乾盛世”。

雍正是否有资格荣登这一宝座呢？

雍正名爱新觉罗·胤禛，康熙第四子，生于公元1678年。公元1722年，康熙突然病逝，四十五岁的他当上了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暴病而逝，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三年，是清朝进一步走向强盛的十三年。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雍正帝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自然有其残暴和腐朽的一面，诸如崇信佛道、大搞祥瑞迷信、兴文字狱、残酷镇压民间的各种反抗以及禁止开矿、压抑工商等弊政，这是应该充分认识并予以批判的。但纵观雍正帝的才识、思想、作风和诸多政绩，亦不失为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但在康熙朝后期，皇帝倦勤，官吏玩愒，政务废弛，吏治败坏，“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私派浮于国课，差徭倍于丁粮”，终致库帑亏绌，国力渐衰，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雍正帝即位后，把一个“严”字贯穿于他的执政生涯，以铁腕手段振刷革新，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清查亏空、严惩贪污，努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由于“宽松”所造成的诸多积弊，使整个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随后雍正帝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了摊丁入亩、耗羨

归公、士民一体当差，开脱贱籍、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保护皇权，雍正帝实行了密折制，创办了军机处，建立了密秘立储制，完备了中央机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他创制最多，改革步伐迈得最大，是一位敢作敢为的变革之主。在军事上他派兵平定了罗卜藏丹津之乱，稳定了青海、西藏的局势。在无法消灭对方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息兵议和，维护了国内的和平局面，为乾隆彻底平定准噶尔奠定了基础。在外交上与沙俄鉴定了《恰克图条约》，明确了双方的北部边界。

雍正帝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影响深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吏治的相对澄清、社会的相对安定、国库的充裕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为乾隆初年的持续发展与“康乾盛世”的形成与维持奠定了基础，兼有巩固和开创之功。完全可以说，没有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不仅其父康熙初步奠定的国基不能巩固，连乾隆盛世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是康乾盛世出现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留给世人的印象似乎不佳，但他的勤奋、认真、效率是清代所有帝王都比不上的。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天批阅奏折最多达十万字。事实证明康熙皇帝没有选错他的接班人，雍正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

雍正皇帝在清代历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所以，实事求是地评议雍正帝一生的是非功过，应该肯定他是一个勇于改革、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的封建君主，是在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

目 录

第一章	储位纷争 以静制动	(1)
一、皇家“学校” 从政演习	(1)	
二、八面玲珑 初试锋芒	(17)	
三、诸子结党 骨肉相争	(37)	
四、外内张弛 富贵闲人	(59)	
第二章	同室操戈 兄弟易名	(64)
一、夺储大计 苦心经营	(64)	
二、以情动人 以孝得父心	(71)	
三、圣祖崩逝 胤禩继位	(79)	
第三章	敦尚实政 政治一新	(95)
一、贪风横行 朋比党援	(95)	
二、整肃官场 严查亏空	(101)	
三、耗羨归公 整顿吏治	(115)	
四、防范未然 秘密建储	(128)	
第四章	翦除朋党 肃清政敌	(140)
一、凌弟虐杀 以清己侧	(140)	
二、年隆之狱 恩怨交错	(163)	
三、党附年隆 文人获罪	(186)	
第五章	建妻折制 创军机处	(202)
一、朱批密折 综揽庶务	(202)	
二、设军机处 皇权日重	(217)	

第六章	曾吕案发 文狱祸起	(225)
	一、张熙投书 曾吕案发	(225)
	二、出奇料理 曾静归仁	(235)
	三、大义觉迷 皇帝鸣冤	(247)
第七章	西北用兵 改土归流	(254)
	一、借父福荫 经营青、藏	(254)
	二、宠臣“知己” 共施改流	(260)
	三、和通泊之败 光显寺大捷	(275)
第八章	推行保甲 摊丁入亩	(289)
	一、土民一体 摊丁入粮	(289)
	二、保甲“弭盗” 贱民脱籍	(303)
第九章	用人才技 不限成例	(314)
	一、任人之道 用之察之	(314)
	二、不限成例 因才用人	(316)
	三、扬长避短 惜之教之	(320)
	四、用人不疑 笑纳忠言	(322)
	五、满汉兼宠 推崇公忠	(327)
第十章	雍正暴死 千古之谜	(343)
	一、雍正之死 众说纷纭	(343)
	二、天子之身 凡人之心	(356)
	三、“朝乾夕惕” 勤政一生	(362)

第一章 储位纷争 以静制动

一、皇家“学校” 从政演习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一个婴儿诞生在皇宫中,这就是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一定影响的雍正帝。他的父皇康熙这时已有了十个儿子,他是来得并不算早的第十一个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的七个兄长皆在童年早夭,按照后来的皇子排列次序,他成为皇四子。在他的哥哥中,当时健康成长的有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十三年(1674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先后出世的胤禔、胤礽和胤祉三人。

据说,四皇子满月后,专管皇帝家事的宗人府挑了一些吉利字眼儿上呈康熙,康熙从中挑了一个“禛”字赐给四皇子。从此,四阿哥便有了自己的名字——胤禛。

“胤”是后代之意,引申为“继承和发展”(康熙皇帝的三十五个儿子中,有二十四个以“胤”字为起首)。“禛”字原意为“吉祥”,有以真受福、“得天保护”之意。

不难看出,康熙对胤禛是寄予厚望的。应该指出的是,后来出生的他的同母胞弟皇十四子胤禵的“禵”读音为征,满文写为多;皇四子胤禛(雍正帝)的“禛”字读音为真,满文为乞,并不存在两个皇子重名混淆问题。更重要的是,玄烨对儿子们习惯以“某阿哥”相称,如“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余类推。现存康熙朝满文档案等史料均表明,他直呼皇子之名的场合很少。新帝即位后,出于种种原因,常常对前朝皇子——自己的兄弟们以名相称,这种情况

另当别论。

胤禛的生母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生胤禛时只是个一般宫人。因为生子有功，第二年才进位德嫔，有了一定的地位。不久晋升为妃。

胤禛的外祖父威武，担任护军参领。胤禛的生母和外祖父都不高贵，所以不能给他带来皇子中的特殊地位。胤禛是吴雅氏的第一胎男孩，她还生了皇六子胤祚和皇十四子胤禔(胤禔)。胤祚六岁时殇逝，皇十四子胤禔却成了胤禛日后最重要的政敌之一。

顺治康熙时皇子多由内务府官员抚养，长大后往往将抚养之家的产业给予该皇子。胤禔、胤祉都养育在官员家中，禛则是在宫中长大的。胤禛即位后，曾经称呼辅助自己登基的心腹大臣隆科多为舅舅。隆科多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儿子，胤禛与他并无亲戚关系，为什么喊他舅舅呢？原来，胤禛一生下来就被抱给了孝懿仁皇后抚养。这位皇后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康熙生母康章皇后的侄女。康熙末年担任理藩院尚书、步兵统领隆科多的姐姐。可以想见，这段经历和关系对于他在几十年之后的发达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康熙十六年(1677年)孝懿仁皇后被封为贵妃，康熙二十年病死前被册立为皇后。孝懿仁皇后从来没有生过儿子，只有一女也过于早逝了，故而养育了胤禛。她去世时胤禛只有十一二岁。一些野史称胤禛自小寄人篱下，因而养成了八面玲珑、阴鸷刻毒的性格，这些推论并无实据，不足为凭。然而，不难想象，年幼的胤禛因为孝懿仁皇后尊贵，有意识地迎合她、巴结她。相形之下，亲生母亲出身寒微，不能为其增添光彩。因此，在许多正式的情况下他认佟氏舅家，对亲舅家反倒疏远。不知不觉中与生母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青少年时期，在康熙皇帝的关心下，胤禛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习内容包括满汉蒙文字、经史、骑射等许多科目。

清人云：“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寅刻（凌晨三—五点）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早上五—七点）。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下午——三点）正二刻，或至申刻（下午三—五点）。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已刻（上午九—十一点）准散直。”因顺治帝英年早逝，不可能建立对皇子皇孙的教育规制（玄烨自幼在祖母指导下系统学习，另当别论），这一教子“家法”，是在康熙朝出现，并逐步完善的。

康熙朝皇子的老师，先后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顾八代、法海等人，均为满汉宿儒，其中大部分曾考中进士，或入直内阁作过侍读学士。他们都是经玄烨亲身试用，反复考察后才入选的。玄烨为子择师的标准十分严格，既要品行端方，又须学问优长，二者兼备，缺一不可。当时，皇子之师被称为“教书”或“课读”，雍正朝开始，才称为“师傅”。

康熙皇帝对所有的皇子们的学业都抓得很紧，《康熙起居注》中就有关于康熙教子的记述：“天潢衍庆，圣子众多，上以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诚非古帝王所能见及也。”看来玄烨诸子开始读书的年龄，比雍正帝以后历朝皇子“六岁就外傅”，还要早一些。

康熙对皇子教育自幼年抓起，慎选教师，并亲自教诲督促，严格要求。康熙谈起对皇子的教育，曾说：“朕深惟列后付托之重，谕教宜早，弗敢辞劳，未明而兴，身亲督课，东宫及诸子以次上殿，背诵经书，至于日昃，还令习字、习射、覆讲，尤至宵分。自首春以及岁晚无有旷日”。康熙寄希望于子孙，要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事业的优秀继承人。为了同一目的，皇子长到几岁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跟随乃父外出巡视、谒陵，增长见识，了解各地风情、民间疾苦。

关于胤禛个人受教育的情况，史料记载不多，我们谨以胤禛与其他皇子共同受教育和史料较详的胤礽受教育的情况来让读者勾勒胤禛受教育的情况，希望能够窥一斑可见全豹，因为康熙对所有皇子的教育都是同样的，极其严格的。

在清代京师西郊海淀西边的丹陵片，康熙帝曾经建过一座“避喧听政”的畅春园。园里的无逸斋，雕梁画栋，典雅恬静，这是皇太子胤礽读书的地方。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十日，在畅春园皇太子胤礽的书房无逸斋，当着胤礽的老师汤斌等满汉大臣之面，玄烨对几位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

是日午后，他率领十六岁的皇长子胤禔、十一岁的皇三子胤祉、十岁的皇四子胤禛、九岁的皇五子胤祺、八岁的皇七子胤祐和七岁的皇八子胤禩，来到正在读书的皇太子书房，对待臣们传谕：“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今诸皇子虽非大有学问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读书。朕非好名之主，故向来太子及诸皇子读书之处，未尝有意使人知之，所以外廷容有未晓然者，今特召诸皇子至前讲诵，尔等试观之。”玄烨从身边的几案上取下十几本经书，亲手交给汤斌：“汝可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随手翻至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和皇八子“以次进前，各读数篇，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玄烨又让皇长子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在大臣们的一片赞扬声中，玄烨说：“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教太子及诸皇子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足，朕殊不以为然。”玄烨作为清朝入关后第二代满族统治者，如此重视皇子们的文化教育，让他们从小研读儒家经典，显示出他的政治眼光。参加这次现场考试的皇子中，最小的皇八子胤禩只有七周岁，也能熟练地诵读经书，说明他和兄弟们至迟在四五岁时，就开始受教了。

我们还可以从胤初的学习上大至了解胤祺的学习情况。

胤初在无逸斋的读书生活按当时干支记时为序，以某一天为例，是这样安排的：

卯时(上午五—七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皇太子胤初伏案诵读《礼记》中的章节，讽咏不停。胤初遵照皇父“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的规定，背足数后，令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

辰时(上午七—九时)康熙上完早朝，向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无逸斋，了解胤初的学习情况，并嘱咐师傅应对皇太子严格要求。检查完胤初的功课，康熙才回到宫殿。

巳时(上午九—十一时)时值秋伏，骄阳似火。皇太子不挥羽扇，不解衣冠，凝神端坐，伏案写字。

午时(上午十一—下午一时)侍卫给皇太子进午膳。膳后，皇太子没有休息，接着正襟危坐，又读《礼记》，读过一百二十遍，再由汤斌等跪着按书，胤初背诵。

未时(下午一—三时)侍卫端进点心，胤初吃完点心后，侍卫在庭苑中张候——按上箭靶。皇太子步出门外，站在阶下，运力挽弓，扣弦射箭。这既是一节体育课，又是一节军事课，是教育皇太子“崇文善武”。“胤初射完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汤斌和耿介跪在书案前面，翻书出题，胤初依书讲解。”

申时(下午三—五时)康熙又来到无逸斋，皇长子胤禔、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六子早殇)、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同来侍读。汤斌依旨从书案上信手取下经书，随意翻开经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进前背诵、疏讲。皇五子胤祺因学满文，因此只读写满文一篇，圈点清楚。

酉时(下午五—七时)侍卫在院中张候——按置箭靶之后，康熙令诸皇子依序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随后康熙亲射，连发皆中。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胤初在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

康熙极为重视皇子们的满汉文书法，尤其是汉文书法，要求他们自幼刻苦习练。

在康熙的循循善诱下，皇子中有不少人精于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如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和皇十四子胤禛等，都很突出。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玄烨南巡，皇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随驾。途中胤礽患病，玄烨在山东德州停留下来，不久即中止南巡回京。滞留德州期间，一日，玄烨于行宫召集大臣和皇子们，共同研习书法。侍读学士揆叙等人首先遵旨各书绫字一幅进呈，玄烨览罢，谈起自己的习练体会：“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其用笔时轻重疏密，或疾或徐，各有体势。官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有李北海书华山寺碑，字极大，临摹虽难，朕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朕素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在大臣们的请求下，玄烨“亲书大字联对以示之”。随后，他又让太监将大臣们带到行宫左厢房，观看皇四子胤禛和皇十三子胤祥书写对联，“诸臣环立谛视，无不欢跃钦服”。这一年，胤禛二十五岁，胤祥十七岁。后者年龄虽小，但已“学书”多年，具有较深的功力，否则玄烨不会让他同皇兄一起，为大臣们当场表演，展示其书法才能。

清朝教育皇子的方法颇为成功，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个方法，为许多读书人所称道，乾隆时目睹其事的赵翼，富有感情地写道：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拉数人(谓闲散白身人在内府供役者)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

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簿幕始休。然则文学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娴熟？宜乎皇子孙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以之临政，复何事不办？因忆昔人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如前朝宫廷间逸惰尤甚，皇子十余岁始请出阁，不过官僚训讲片刻，其余皆妇寺与居，复安望其明道理、烛事机哉？然则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他虽意在颂扬清朝，然叙事是属实的。

康熙对诸皇子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但是一者由于康熙本人政务繁忙，再者由于康熙皇子众多，所以，康熙曾说过：

朕之诸子，多令人视养，大阿哥养于内务府总管噶禄处，三阿哥养于内大臣绰尔济处，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养于皇太后宫中，心性甚善，为人纯厚，七阿哥心好举世，蔼然可观。

传教士白晋以他在中国朝廷的见闻，对康熙教育皇子的事实作了如下叙述：

皇上还以父爱的模范和特别关心皇子们的教育而受到人们的敬佩。一六九四年初，我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皇上有十四位皇子和几位公主。……十四名皇子中有十名是美男子，而且他们一般都才华横溢。其他皇子当时还很年幼。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师傅都是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然而，这并不妨碍皇帝还要亲自去检查皇子们的一切活动，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直到审阅他们的文章，并要他们当面解释功课。

皇上特别注意对皇子们施以道德教育,努力进行与他们的身份相称的各种训练。皇子们一学会走路,立刻就教给他们骑马、射箭、放枪的方法。以这些训练,代替游戏和娱乐。皇上不喜欢别人溺爱皇子,不仅如此,还希望他们从小就在劳动和艰苦环境中锻炼,并习惯于食用粗糙的肉类。……这些就是我从神父张诚那里听说的,是他在六年前随同皇帝在靛鞞山区旅行回来后讲的。

皇上在这次旅行中,最初只带了皇长子、皇三子和皇四子。可是,狩猎一开始,皇上又召来三个皇子,其中最大的年仅十四岁,最小的只有九岁。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身背箭筒,手挽弓弩,时而奔驰,时而勒马,显得格外矫健。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来。首次出猎,最年幼的皇子就用短箭猎获了两头鹿。

这些皇子都懂得满语和汉语,而且说得很好。他们对难于掌握的汉学的学习成绩也很显著,就连最小的皇子当时也读完了“四书”中的前三部,正在学习第四部。皇上不许照管皇子的人宽容他们任何微小的过失。虽然欧洲宫廷也很重视王子们的教育,但中国比欧洲更加重视。皇子周围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们隐瞒了皇子的过失,就会受到严惩,所以他们从不隐瞒。

皇子长大受封,分府居住后,玄烨指派老师与之同住府中,侍从左右,以辅导学业。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玄烨命编修陈梦雷侍皇三子胤祉读书;康熙四十二年,江南学者何焯被任为皇八子胤禩的侍读;康熙朝晚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为玄烨担任过翻译的穆敬远,“在(皇九子)胤禔处行走”。据穆敬远讲,胤禔懂得俄罗斯文字。雍正继位后,胤禔曾以罗马注音拼写字样(即雍正所指斥的“西洋字”),和家人之间秘密通信往来。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玄烨之子学习的情况。

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师傅的严格管束，从事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满文、汉文等文化知识和骑射技术，锻炼了身体，养成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这个时期，作《春园读书》、《夏日读书》等诗歌，叙述其在春光明媚之时，“讽咏芸编兴不穷”，酷暑难耐之日，静坐书斋习读，都是胤禛在皇子时代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

尚武，是满族人的传统，也是康熙对皇子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只要做过具体工作的官员都能体会到儒家经典与实际理论有着霄壤之别。许多汉臣研习儒家经典，心得颇丰，引申的治国方案也是一套一套的，但缺乏实际经验是他们最大的缺陷，康熙不愧为一个不同凡响的帝王，他在吸收汉族儒家文化精华的同时，没有摒弃满族以武功平天下的优良传统。他以自身作为蓝本为儿子们树立效法的榜样。

玄烨的骑射十分出色，他说自己“政事稍暇，颇好书射”，因“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都非自诩之言。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六十六岁的玄烨向年轻的侍卫们披露了一连串令人骄傲的数字：“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猓猓獬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玄烨如此，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落于人后。他在培养皇子的骑射技艺上，下了很大力量。

射箭是皇子们每日的必修课，一般安排在诵读经书之后，与文化学习穿插进行。这种别具一格的体育锻炼，对久坐案前的少年皇子来讲，是完全需要的。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六月初九日，皇太子胤礽在畅春园书房朗诵《礼记》，“自初读到终篇，为时甚

久”。稍进饮食后，“侍卫张候（即树立或张挂箭靶）苑中，皇太子出门外阶下立，左右奉弓矢”。“御射三回，中者甚多。射毕，复入坐，诸臣随入侍”。接下来是由太子讲说四书五经中的部分章节，直至薄暮。为方便皇子们随时随地习武较射，他们的书房近旁都设有射箭场所，一般是在庭院之中，但也有设于室内者，如咸安宫内即有“众阿哥射箭之厅”，这保证了皇子们尤其是小皇子的射箭活动，不受天气的影响而照常进行。

满洲统治者是马上打天下，马上得天下。从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地方政权，到皇太极重创明军，为清朝入关铺平道路，及至顺治帝以小克大，基本完成对中国大陆的统一，玄烨开创发展祖宗成业，进一步巩固清朝统治，无一不以八旗将士的精湛武功与勇猛士气，作为可靠后盾。弓马骑射与国语一样，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国本，起着立国安邦的至要作用。康熙年间，以玄烨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从拉拢汉族地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制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但另一方面，玄烨又千方百计地维护满族的绝对统治地位，保持满族的特色，防止轻视国语骑射、一味汉化的倾向。他对皇子的教育，即体现了上述两方面的兼顾。

在玄烨看来，他的儿子们应兼收满汉文化精华，成为能文亦武、发展全面之人，而习练骑射，正是为了使他们能继承祖辈传统，掌握武功，强身健体，以保清朝统治长治久安。这一总的施教方针，为其后清帝所继承，只是做得较为逊色罢了。

胤禛在尚书房读书的同时，即跟随康熙四处巡幸，有时还奉命出京办事，得到接触社会的机会。

出塞，名曰“秋猕”，是一年一度的围猎活动。名义上邀请蒙古王公共猎，其实是清帝与蒙古贵族共商国事，对他们加以笼络控制的一种手段。

康熙在平定三藩叛乱和统一台湾后，把注意力转向北方，几乎